

求精雕圓、柔、褶、迭的變化，更不注重面部的情緒，突出和誇張的是最能表現力感和動感的一剎那、一瞬間的動作；突出和誇張十分洗煉，經過高度單純化處理的整體動作，就在這粗率輪廓的圖象的大動態中傳達出力量、速度、運動所形成的氣勢美。如四川綿陽的“平陽府君關”樓部的高浮雕“牽馬圖”和“獅兔圖”以及渠縣“沈府君關”關身浮雕“青龍、白虎銜璧”的兩件石刻上，我們可以看到馬的狂奔，獅的咆哮，人的疾走，兔的驚跑，青龍、白虎體態蜿蜒，騰跳銜璧的動態，都是最能代表生命活力和精神本質的一瞬間的動作，它們是以形動、情節而不是以細致的精神刻劃、個性發掘來表示外在的關係，來表現它的存在價值的。在前面所提到過的“高頭關”前的石辟邪，也是為了大動作、大塊面的需要，身上的翼使用浮雕手法，正是為了不破壞整體所傳達的力感，如果我們試用圓雕手法，讓雙翼支翹起來，那麼就減弱了它背上的o狀的大線條曲線。這是為了加強氣勢美而特意設計的。高昂的頭和反剪的尾前呼後應，產生一種反轉外射的力，一種氣勢奪人的美感。與西漢霍去病墓石刻石獸的雄渾朴茂之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雖不象唐代雕刻那樣善於捕捉戲劇性的情節，刻劃出典型的性格，但它的這些特色仍使我們看到了這些藝術還保留著遠古傳統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又含有漢代所特有的情感熾烈、粗獷豪放的浪漫作風。

既然漢代的石闕雕塑藝術以其行動、情節、物象的粗率外廓來塑造形象，是一種“大寫意”的手法，而不是精雕細描，對神情儀態的刻意描繪，如果用栩栩如生來形容它們的藝術形象，就顯得失真，不那麼貼切，而用栩栩傳神卻是恰到好處的。當我們觀看這些作品的時候，不難發現，有的人物頭大身短，四肢不合尺度，在大量的“車馬出行圖”中，馬的四肢顯得那麼瘦勁，簡直承受不住肥碩的身軀，虎的嘴巴也是超越了它應有的範圍……在構圖上，也不講求挪讓揖借，虛實變化，一隻獅子佔去了畫面的四分之三，尾巴幾乎要掃出畫面之外；一匹馬也是頭頂天腳立地，把整個畫面幾乎塞滿，甚至神人合處，人首蛇身；出行的車馬行列和道旁恭候迎送的衆人處在同一平面，缺乏空間透視，給人一種不合常理、想象渾沌的感覺，這些現象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卻是渾厚、實在、單純和樂天，絲毫也沒有因此而減弱它本身的藝術性，反而更增強了它的運動感、力量感和氣勢美，正是符合它特有的粗率作風所表露的一種虎虎生生的稚拙美。這種“渾沉雄大”的氣勢美和粗獷笨拙的稚拙美是漢代石闕雕塑藝術中不可忽視的特色。

(本文作者：本名吳妍姝，又名米洁，女，1965年生，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曾在海外發表大量學術文章，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城市雕塑辦公室專職理論幹部。)



山城小景（木刻）黃智剛

Small View of Chongqing

(Wood Cut) Huang Zhigang

THE BEAUTY OF OBSCURITY — SPIRIT OF BATIK ART

ZHONG MAOLAN

朦朧美——扎染藝術的精靈

鐘茂蘭



誰能想到流行於兩千多年前的扎染藝術，現在又吸引著人們，成為現代生活中精美的藝術和裝飾品。它在中國、亞洲和世界各地流行著，象強磁波一樣振撼著人們的心靈，引起人們感情上的共鳴。因為它具有強烈的動態美，強節奏的力度美，更有那變幻莫測、閃爍流動的朦朧美。它那飛動的形象似乎環繞著放射的光環，力的節奏跳動在非人工所能畫就的形與線之中，朦朧隱約的形象存在於似與不似之間。神奇的畫面，使現代生產所具有的強節奏與運動感同古老的傳統工藝巧妙地融為一體，適應了人們當代的審美要求，這正是扎染藝術再生的重要原因吧！

扎染，我國古時稱為扎纈。據古籍記載，扎纈始於秦漢，為六朝人所用。四川曾廣泛流傳。唐時被稱為“蜀纈”並作為貢品進入宮廷。四川農村稱這種工藝為“捏蠅蛾花”。近幾十年來，在機器印花工藝的衝擊下，扎染已銷聲匿跡了。偶爾在偏僻的山區和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還可看到一鱗半爪。但近幾年來一股股強勁的“扎染風”，扎染以其時髦的風彩重新進入到人們的生活中來。

扎染為什麼能為現代人接受？人們欣賞扎染的美，美在何處？怎樣找準它與現代美感的契合點，對這個古老的藝術之再生有著重要的意義。法國南部地中海一帶民間流行的普略旺斯花布，五十年代曾在世界上風靡一時。不僅大畫家畢加索用它做襯衫，就是當時美國總統肯尼迪也接受它，使它進入白宮。究其原因，在於發揚了這種民間印花布原來具有的“陽光與色彩”的美。它以黃、棕、紅為主色調，取消了固有的藍、綠等色。中國的現代扎染能得以流行，原因很多，其主要的因素是現代扎染突出了朦朧流動的美。它賦予古老扎染以新的生命。

一、朦朧美——傳統扎染的精華

扎染是以針串線扎，利用線的捆扎，面料相互覆蓋，在染色時產生防染作用造成不同紋樣和色量變化，具有虛虛實實、朦朧隱約的美。對於扎染這種朦朧之美，古代不少文人在詩歌中加以贊頌，如唐代詩人李賀有：“醉纈拋紅網”、“龜甲屏風醉眼纈”、“醉眼空花如紅網”……等詩句，醉眼纈是當時扎纈工藝中常見的一種，隨唐時期又以四川的醉眼纈最為著名。因為四川有著歷史悠久的絲綢生產。蜀地即養蠶之地“蜀亦蠶也”。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成都就已形成南方絲綢之路的起始點和集散地。這里還大量生產可作植物染料的紅花，提取的紅色染料染色艷麗，染出的織錦緞是聞名於世的“真紅錦”。四川具有第一流的面料、染料以及掌握了扎染工藝的蜀人，因此能生產出別具一格的“醉眼纈”。名為醉眼纈的扎染其特點：一是此纈紋樣如酒後醉眼惺忪、紅絲密佈一般。二是形容醉眼纈的藝術效果是暈色斑駁、形象朦朧，使人眼花繚亂，有如痴如醉的感覺，這種令人陶醉的意境，正是扎染朦朧美的體現。

二、朦朧美大大增強了扎染藝術的魅力

藝術的美感來源於虛實對比。化實為虛、虛實相生，增加了藝術的意境，開闊了藝術的空間。可以調動欣賞者的想象，使之進行合理的再創造，從而獲得豐富的美感。古人曾以“鐘不空則啞，耳不空則聾”來說明藝術空間的重要。

扎染要有藝術的意境，必須注意虛實對比的運用。扎染中的朦朧隱約正是化實為虛的手法。有藏有露，似隱似現，於不全中求全，不完整中求完整，從而調動欣賞者的再創造。與之相反的是全形畢露，這是不可取的。古人稱“形盡而意無”。扎染朦朧美具有的模糊性，擴大了表現內容的含量，有著豐富廣闊的藝術意境。

扎染的製作工藝決定了它形象模糊的特徵。形象邊沿輪廓的模糊，是因為針串扎產生的變化。加之染色浸潤中纖維纖維細管效應，使圖形產生無級層次的色量，增加了氣韻生動的效果。民間扎染中的“蠅蛾

花”的製作是先將面料折疊後，兩針固定基本形再染色。小飛蛾的翅膀是因折疊面料相互覆蓋，染液自然滲透的結果。翅膀的邊沿不整齊，並有自然的色量變化。朦朧的形喚起了人們的想象與幻覺，猶如小飛蛾還抖動著翅膀，它給人以動態的美感。這與輪廓清晰的形給人感覺不一樣。四輪四現、清清楚楚的外形，剝奪了人們的想象思維，得到的祇能是板滯。有的扎染是存在此種弊端的，千方百計的追求真實，即“栩栩如生”的效果，在嚴密的針縫線扎後，選用塑料薄膜包扎，讓其滴水不漏地避免自然的滲透，最後圖案是平板的黑白塊面，與機印花布相似。這樣的扎染不可能“形似”，更得不到扎染最本質的美——“神似”。

扎染是以一針一線的工藝取得的藝術效果，是“羈絆的藝術”。它有其特色也有其局限。如何揚長避短，這就是對它的局限性加以認識與研究，通過規律的認識轉化為表現的自由，最後產生別具一格的藝術品。扎染對寫實的表現是受到一定限制的，相反追求其神似，突出變化與朦朧美，是可以達到深沉的意境。

三、扎染朦朧美的表現技法——反扎法的誕生

民間流行的傳統扎染多為深底淺花，具有花紋清晰底色亮得開的“花清底亮”的效果。即大面積染色成底色，花紋為小面積的防染。它給人以清爽雅致的靜態美感。如“梅花”、“小圓菊”、“鹿胎纈”、“魚子纈”……等。民間扎染藝人特別忌諱紋樣相互穿插、連接與重疊，尤其避免大面積的底色變化。這樣的工藝技法是很難適應現代審美需要的。現代生產的快節奏，對藝術的需要多是動態美、殘缺美和朦朧美。我們突破了傳統扎染的禁忌，改變原來祇能作深底淺花的技法，以大面積的防染造成強烈的虛實變化，把平板的背景變為層次豐富、具有熱烈氣氛的環境。主體形象用串扎的方法來固定形，但不捆扎主體形象，相反將其周圍的背景扎暈，使它產生白色和灰色暈紋。由於控制住背景各種變化，利用串、疊、抓、扎的輕重，染色染液滲透的多少，可以烘托出多種氣氛。如浪花翻滾，光影交錯、雷鳴電閃……等效果。這種技法我們稱之為“反扎法”。

1983年我以反扎法製作了扎染壁掛《黑天鵝》，以剪影造型、串扎為主。對環境的表現用自由扎法，讓其有一定的氛圍，黑天鵝好象嘻戲在激蕩的浪花和蘆葦之中。這種方法的運用要注意有控制的隨意性和有預計的偶然效果。

四、形象造型是取得朦朧效果的最佳手段

中國人歷來注意形象的美，以形象為聯想產生了不少好的篇章：“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在傳統的造型藝術中形象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如剪紙、皮影、刺繡、鐵畫、藍印花布、漢畫象磚……等都是利用形象造型為基礎的。將處在三度空間的對象變成兩度空間的影子，突出了對象的外在特徵，模糊並隱去了對象內在結構而使整體形象虛實分明。這里的“實”指對象大的動態和外部主要形體特徵，“虛”是指被省略的內在結構。突出了鮮明簡潔的外形特徵，誘發人們的想象力，從而成為再創造的依據。深受中國藝術影響的法國人以一個專有名詞來稱呼中國的裝飾藝術中形象造型為“中國影子”(L'OMBRE CHINOISE)。這表明他們深刻理解形象造型在我國裝飾造型中的地位。

以形象造型作為扎染表現的基礎，運用反扎法的技藝，可以取得朦朧美最佳手段。產生出《傣族舞蹈》、《熊貓》等優秀作品。

古老的扎染藝術有著豐富的技藝需要去挖掘、研究和繼承。更需要結合現代生產方式和現代審美情趣去發展，讓其更好地為現代生活服務。

王琦版畫作品選

WOODCUTS BY WANG QI

左上：繞著大石的藤蔓
左下：古牆老藤
右：藤簾

Left above: Canes Binding on rock
Left below: Old Wall, Old Cane
right: Ratten Curtain

